

抗戰報告文學選輯之六

閘北的血史

冰瑩等著

華之國編輯

弁言

蘆溝橋的砲聲，揭開了民族解放戰爭的序幕；「八一三」淞滬戰爭，掀起了全面抗戰的巨浪，中國——我們的祖國，是向來愛好和平的，爲了受不住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就不恤運用着短短三年準備的國防建設來和窮兵黷武、整軍備武了五六十年的日本軍閥作民族解放的鬥爭。在唯武器論者、機械論者的觀察，中日戰爭的結果，我們是必敗無疑的了。但是，事實勝于雄辯，這擺開在我們眼前的閘北抗戰，我們到底是勝利了，並且奠定了我們最後勝利的基石。這不僅使全國的民衆驚異，就是全世界，甚至於敵人們也出乎意料之外！

看：三十萬的大軍，半數以上的海軍，三分之一的空軍，具備了機械化的隊伍，新式的殺人利器，從「八一三」到「十二九」，易主將二次，下總攻四次，調援兵五次，結果才衝破了大場一線，我們最高當局在長期抗戰中，不顧無謂的犧牲，才下令將突出部隊，有計畫的有秩序的作戰略上的撤退。這是事實，這是敵人的勝利麼？還是我們的勝利？無論何人都可明白，毋庸解釋的了。我想。

編者是身經上海抗戰六十餘天，才離開了前線的。我們親眼看到，親耳聽到，敵人的飛機，無限制的向關北投彈，一天最少要拋一二百枚；浦江的敵艦無終止的轟擊，每一秒鐘幾乎有一砲在開放，這樣的劇烈砲火之中，我們的忠勇將士，憑血肉之軀，屹立前線，不動聲色。這是上下數千年，翻遍了中外的歷史所未之前見的，現在，事實擺開在我們的眼前，這不是勝利是什麼？你說。

最後謝團孤軍堅守四行倉庫四日夜，創造下抗戰史最光榮的一頁，不是奉令撤退，到今天也許我們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還飄展在四行倉庫之上吧！雖然，當本書付印之時，全部將士已放棄了關北，放棄了滬西和南市，作戰略上的退却，但是勝利還是勝利，委員長說：「放棄上海，並不是軍事上的失敗，」對，在長期抗戰中，一城一地的進退，有什麼關係呢？除非他是準漢奸，才會作失敗想。

關北的血戰，奠定了我們最後勝利的基石，關北的血史，詔示了我們民族復興的朕兆，我們怎可不鼓舞忻悅來誦讀這忠勇戰士們血和肉所寫下的歷史呢？這小小一本冊子，勝過了十百部的巨大的二十五史！

目次

次	目
弁言	華之國(一)
閩北退却記	楊紀(一)
火中的閩北	申記者(四)
梵皇渡頭	張常人(八)
大戰東林寺	胡蘭畦(一三)
軍中三日記	胡蘭畦(二一)
陳家行血戰十日記	誠(三五)
前線兩晝夜	吳大琨(四一)
戰場一角的應戰	胡蘭畦(五五)
血戰三日記	冰瑩(六六)
血的故事	冰瑩(七二)

關北的血史

南翔夜行記	許華(七八)
蔡將軍羅店血戰殉國記	薛祚光(八一)
殉難營長周鑑	湯德衡(八四)
關北孤軍指揮官長訪問記	勾秋(八九)
孤軍退出記	問筆(九五)

開北退却記

滬戰爆發前一日，記者在開北區域乍遇我軍鬥士，橫槍阻途，英勇之氣，不可一世。使人回憶「一·二八」開北失陷情景，誠不勝其悲喜交并。「八·一三」後，不圖僅掉七十四日，大場忽焉失守。開北、江灣之軍遂被迫而作戰略上之退却。五年前之悲劇，不幸今又重演。記者在現役中旅居開北，甫二十日，遭爾於秋月蒼涼之夜，隨軍西走，當時萬感叢集，儼如中山路上之軍馬，喘息返館，不能自己，因拉雜爲記。

大場在軍事上之關係甚爲重大。蓋此處一失，開北、江灣即成四面受敵之地，故欲保守開北、江灣，必以保守大場爲條件。惜大場守軍力薄，如此重要鎩鎗地，竟輕輕放棄。致使本月九日以來蘊藻浜南之血戰，盡付流水，第一道防線之守勢，亦因而打破。全在內線之開北、江灣，其守軍不能不行戰略上之退却矣。

二十六日之晨，大場失守之消息傳到，開北駐軍無不悲憤填膺。正午即奉「死守開北」之命，全軍歛聲雷動，滿擬拚將頭顱，同作壯烈犧牲，不意下午九時又來立即撤退之命。雖

然命令如山，究竟人係感情動物，何況血性男兒，衛國圖士，眼見此苦守數月之大好國土，即將再受敵人鐵蹄蹂躪，豈不悲從中來。記者對於滬戰向抱樂觀，及遇如斯情景，亦不自禁而感慨唏噓矣。

深秋夜涼，下弦之月，遲遲不上，記者與偵察地形之參謀數人，繞道沿光復路向西徒步，隔蘇州河則租界燈火如晝，市聲漸息，以視吾人於黑夜摸索喘息不寧者，誠如天堂地獄。其時蘇州河北岸已有載滿輜重之舟，啞啞夜航，余等得乘鎗船三艘，排水前進。過廣肇山莊河面時，清晰密集之槍砲聲，自波上飄來，流彈掠頂而過，墜入租界爆炸者，不計其數。河邊哨兵，荷槍露立，深暗之人體輪廓，由於遠處火光反映，呈出雄偉渾奇之姿態，實足表現我軍沉着勇敢之精神。余等在火車港登岸，展轉始入交通路。時我部隊正陸續向西移動，在敵砲壓制之下，寂然穩步，大有不動如山之概。倘非素質優良，在退走時決難獲得如此成績也。既折而南，入中山路，敵砲數枚，射落左近田間，炸聲甚鉅。適我空軍飛至掩護，敵之高射砲、信號槍、探照燈竟鬧成滿天星斗。惟敵砲則停止射擊，避我發現目標，致受轟炸。我機繞飛數週，在真如附近投下照明彈數枚，指示行軍目的地後，瞬即飛去。地下部隊在任何環境下，仍用齊一步伐，埋首前進。此種精神，實為中國復興之徵象。

記者因職務關係，至×××，不得不與同行之參謀告別，獨入租界趕回館中報告。惟因腳傷未愈，步履艱難，時已午夜，租界因戒嚴關係均經闔戶，僱車不得，踟躕於途。幸遇一九三號西捕，深表同情，載送記者至靜安寺雲龍分站，得一貼有通行證之車，風掣而歸。

回憶開北於「一·二八」失陷時，敵獲之可利用漢奸胡立夫等進行傀儡組織者，此次開北之難民，均已跟隨部隊全數退走，決無胡立夫之流再生。敵在政治上得開北毫無用處。

開北市區已受敵數月轟炸，變成焦土，敵今晨侵入時，又縱火搜索，房屋被燬，損失不貲，據點喪失殆盡。敵在軍事上得開北毫無用處。

開北經數月之轟炸，夷爲瓦礫之場，工廠堆棧之貨物，如非運盡，早即敗壞。敵在經濟上得開北毫無用處。

記者今晨再赴租界沿邊遙望，則開北火舌四起，黑煙滿天，其中尚有槍砲之聲，顯係我軍掩護部隊尚未退盡，以致再起巷戰者。入夜烟火之勢，直干霄漢，焦臭之氣，數里可聞。嗚呼開北！誰其使汝受此荼毒者！

——楊紀。十月二十七夜——

火中的關北

「保衛大上海」，現在不是空喊的時候了！要緊急執行着「保衛大上海」的有效工作！
「焦土抗戰」，我們還未作到驚人的程度，敵人的「焦土侵略」，可說徹底的施予我們了！

不信，睜眼看看！登高一點看看，走到蘇州河邊看看！

我們英勇的將士，在滬與暴敵苦撐了兩個半月，因為大場一點被敵突破，關北顯然陷於三面被包圍的狀態中，若不及時撤退，勢必中敵奸計。

一 敵機瘋狂了！

我們有計劃地撤退，早在前天夜間實行了。敵人昨天整整搜索了一天，晨五時許，就派出大批飛機，約達四五十架之多，在滬西梵王渡、大西路、中山路、虹橋路一帶盤旋偵炸，並用機槍不斷掃射。一直到午後五時半光景，才紛紛飛去。

敵機在滬西轟炸時，除在租界區域內炸傷居民百餘人外，最慘的是白利南路上的申新紗廠，雖在砲火中渡過了兩月多，勞資雙方仍努力維持着工作，想不到在我軍撤出整個關北的

時候，還遭受了敵機這樣慘酷的轟炸。

因為敵機的整日威脅，救護人員不便工作，所以申新職工死傷的離散，到晚間還沒有人知道。據逃出的工友說，至少有一百多人。

記者昨晚七時前往調查時，有許多女工還逗留在梵王渡鐵柵門附近的馬路上，向探捕們訴苦：「先生們，做做好事吧！讓我們幾個人過去。我們的爺爺因為年老沒有逃過來，一天沒有吃，晚上還沒地方住，我們接他過來好不好？」

「那有什麼辦法，這裏過了六點鐘，誰也過不去：就是讓你們過去，也過不來了。」幾個華捕很同情而沒辦法地回答。幾位女工們雖然絕望了，仍不予不肯走開。

二 彌天的大火

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救火車與救護車也馳去了好幾輛，但是停留了好久，眼看着彌天的大火延燒，而沒有辦法去撲滅；分明有好多工人在申新紗廠裏呻吟，也不能越鐵柵而去營救，到底還是空車開回了！

無量數的旅客們，多在旅行社買好了車票，有的來趕六時整的京滬車，有的想搭七時半的滬杭車，都在這裏（梵王渡）折回了。

虹口、楊樹浦、開北、江灣……淪爲戰區以後，有錢的人家可以逃到租界，或者散往各地，惟有許多貧苦市民，逃既無錢，租界居亦不易，於是迫不得已，只有暫住在靠近租界的滬西近郊。

不料，我們軍隊撤退第二道防線後，敵機竟施瘋狂地轟炸，尤其是瞥見了平民草棚，好像這羣野獸的眼中釘，轟炸還覺得不夠，竟用機槍低飛掃射，迫得成千累萬的貧民，扶老攜幼地逃向租界。

三 逃不出死亡線

在敵機凌空肆虐的時候，租界方面還可以冒險地自由來去，據說逃入租界的有五千多人。等至敵機散去，鐘敲六點的時候，租界各處鐵柵封鎖了，迫得約莫一萬五千多難民走頭無路，只有蹲在地上等天亮。飢寒交加，敵機來襲，機槍如雨點般的掃射下來，誰也無法避免！

敵人轟炸難民還不夠，凡在蘇州河北岸的民房，都成了敵人洩憤的對象，在所謂「威力搜索」的情勢下，我們商民不知幾千萬間的房屋，都被敵人縱火焚燒了！

四 悲壯的鬥士們

記者於昨午後五時許在新垃圾橋前北望時，敵人引起的火焰高數丈，整個北區都在紅光的圍繞中。在煙霧瀰漫中，仍不斷有機槍與手榴彈的射擊聲。據說，我們的掩護退却的部隊，仍有數百人堅守蘇州河北岸的幾個據點內，敵人雖用火力威逼，但是我們的英勇將士，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會屈服的；並且在敵人冷不防的時候還殲滅了好多個。昨晚聽說他們只請求軍部補充他們一週食糧，一切不必顧慮了。這樣的壯烈精神，將予敵人以巨創！

沿蘇州河西行，在烏鎮路橋的北面，福源福康錢莊聯合倉庫、江蘇銀行第一倉庫、交通銀行倉庫幾所大房的後邊，都在少數往來梭巡的敵兵監視下，起着無邊無緣的大火！

五 一座火山口

在新開路橋的南岸，記者正在觀察時，忽然蘇州河里飄來了一隻難民船，滿滿地載了約莫有二十多個人，由一個「道士」裝的男子與幾個帶輕傷的婦人駁動着。

「喂！你們從那裏來？」記者驚駭地問。

「先生，救救我們呀！我們房子燒光了！」一位老年婦人大聲着哀呼，沒有顧得切實回答我。

「你們到那里去？」一位同行友人又問。

「到那邊去，」這句話剛剛答出，船就匆匆開去了。記者又繼續前往麥根路，蘇州河北岸的「同德洋機」的房子，正像一座整齊地的火山在爆發着，三五個敵兵很得意地看這蔚藍天色陪襯的金黃色火花，不知愉快到何等地步！

宜昌路橋北的中央造幣廠建築，敵機敵兵均未毀滅，可是近旁的「大陸鐵廠」，早經炸毀了！附近的平房，也於昨晨十時燒完了。

記者驅車歸來時，半個大上海還在敵火包圍延燒中。

——申·十月二十七日——

梵皇渡頭

——值得敬愛的英國兵——

隨着大場我軍的南撤，江灣開北的守軍，在昨晚十時奉到撤退的命令，在一度攻擊的掩護下，全師向滬西移動，這是不是在戰場我方主力戰敗的結果呢？不！我想，凡是對戰爭稍具常識的人，一定知道這僅是全部抗戰中爲適應某種戰略，避免無謂的重大犧牲而出此。有

人以爲我軍將放棄大上海那也是一種杞憂，我軍決不會在絕對有放棄大上海的必要以前，任整個大上海淪陷敵手的。軍事當局已表示決心確保滬西和南市了。

爲欲明瞭滬西的實況起見，昨天下午一時許，在巡視了蘇州河南岸的情況，遙望着整個開北像大溶爐似的在吐着烈焰，黑煙和火舌奮怒地向藍碧的秋空狂舐後，便向西穿過曹家渡的平民的鬧市，到梵王渡一帶去視察一次。

曹家渡一帶是由意兵駐守的，路中的砂袋堡壘像經過雕琢般的齊整而美麗地躺在地上。他們分隊在人叢中穿來穿去。可是市街上仍是由市警察維持治安，指揮交通。不同的，只是一個多月來漸趨安定的市況，比較稍見忙亂；最顯著的，便是迎面而來的難民的行列。

車子在凱旋路的北端停了下來。我沿着靜靜的蘇州河，穿過安置在路上的鐵絲網，向滬杭甬路梵王渡鐵橋走去。鐵道口的柵門由幾位英軍管理着，陸續讓要求進入越界築路區的難民們從門縫裏擠進來。他們手裏雖然握着鞭子，却用來指揮。三四個外國攝影師，有的用鏡箱，有的用活動攝影機，在柵門外攝取難民們扶老攜幼、肩挑背負、顛沛流離的慘狀。

這裏難民，大都是大場開北和真如間這一三角地帶中各村落的居民，是敵機費了七十多天的轟炸所剩下來的。也許是太意外，也許是前方的景象太恐怖了，所以不論他們已是走了

七八里，抑或一二里，他們都已經顯出極度的疲乏，衣服散亂，神色倉惶。大部分的人都是步履蹣跚，沿途顛顛。他們臉色蒼白，眼睛都失了神，失去了中國人民眼睛裏所常具的和平而樸實的光芒。

我走上鐵橋東邊的人行道（現在北端是被堵塞了），對着蘇州河北的高低起伏的田野瞭望。秋陽和春日同樣光彩和溫暖，郊景依然如舊。只是，每一條射向鐵橋的村道上，都只見黑壓壓的一條線，避難的同胞，像螻蛄般向南爬來。這時，在這處可以聽到疏落的槍聲，間或是一二響的小銅砲彈的炸裂聲。敵人的飛機很低的在不遠的空中成羣來去。那飛翔的姿勢似乎在自豪着，這一次我軍自動的暫時撤退將登人他們的功勞簿一般。

大多數難民在走到鐵橋北端都似乎要昏倒。但仍掙扎着很費力的一步步跨過鐵橋的枕木。老婦和孩子們的步武是不夠枕木距離的，於是跌的跌，爬的爬，叫的叫，哭的哭，那直可說是極盡了人間的慘象。凡是人類，除了是日本的殺人不眨眼「劊子手」，那以轟炸平民和不設防城市的日本空軍，誰都會油然而起同情之心。

啊！我從來沒有對英國兵起這樣的好感。他們捲起袖管，用那粗壯多毛的手臂，從橋的彼端一次次的一手抱着一兩個正在駭得哭的孩子，一手扶着或抱着龍鍾的老婦或無力行走的

婦人們走過橋來，一担担代難民們把衣被或食米挑過橋來，他們流着汗，一次一次，我在那邊的二小時中他們始終是那麼像對自己的家人般真誠地對難民們援手。我親眼看見難民們對他們感激得落下淚來，我親耳聽見難民們由衷地訴說的感謝話。我知他們雖然不懂得，却也並不是希望人們的謝詞。我第一次看見真真的「人」。——他們那種勇於助人的精神，實在使人敬佩！

一二二號華捕（後來知道他叫做嚴秉衡）也是最出力的一個，在橋上只有他一個中國人。他幾乎把全力援助難民。他說：「我沒有錢捐助給國家，可是我有氣力援助人家却是應該的。」他是一個年青壯健的北方人。我和他拉手，用對英國兵的敬意和他拉手。

難民們走過鐵橋後，大都沿着蘇州河向西去。我不知道他們的目的地安在。那邊正是未來的大戰場，要求比較安全，還是沿鐵路線向南。可是，我無法對每一個避難的同胞訴說。

日本空軍依舊對難民轟炸。我爲一個十三四歲的姑娘包紮創口。她的手臂上段給彈片割去了一大塊。她只想逃，却忘記了痛，忘記了不讓血流出來。我一時找不到綢布，我身旁的一位外國攝影師的太太却慷慨的遞過一塊美麗滑潔的手帕，我用常識爲她紮緊，使不再讓血流出。另外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前腦給日兵一槍打中了，一個美國兵把他扶上了自己的